

[日]大江健三郎著 孟浩波译

个人的体验

附《人的性世界》

大师名作系列

当大江健三郎尚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读者对他并不熟悉，其独辟蹊径开垦『性』这块禁地，很快成为日本新时代文学的旗手。

本书是大江健三郎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反映了一代对社会现实不满的日本青年试图以堕落摆脱旧的伦理道德束缚，以肉体的颓废作为心理反叛的媒介，将性爱的畸变当作对人性压抑的对抗。但肉欲的疯狂不仅没能平和心灵，反而加速了自我毁灭的进程。

大江健认为：性，永远是人的原动力……

(全译本)



Master Piece

译 序

1994年12月7日，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作为这一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登上瑞典皇家文学院讲坛的时候，心情肯定不很平静。获奖确实使他喜悦，但也打破了书斋的安宁。为了躲避新闻记者接连不断的骚扰，他甚至不得不有意弄坏电话。不过，从东京到斯德哥尔摩，总有许多仪式需要履行。和以往的一些杰出前辈一样，他要在这里发表受奖演说。

大江的目光投向了距离讲坛遥遥万里的故乡。于是，四国岛上名不见经传的大濑村（现名内子町大濑），就成了《我在暧昧的日本》这篇著名演说的开场白。大江并非突然泛起了乡愁，至少在两个月前，获奖消息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传来时，他便开始酝酿这篇讲演辞。而比这稍早一些时间，大江曾经“在北欧谈日本文学”，那时，他也说起自己的故乡。显然，故乡的土地始终牵系着大江的心，与大江的文学世界丝缕相连。

大江经常把故乡称做“峡谷里的村庄”。大濑确实藏在山谷里，村前有小田川河流过，四周则环绕着茂密的森林。大江在这里长到15岁，“峡谷村庄”经验可以说就是他孩提时代的经验。

大江后来的创作表明,童年少年时期的记忆,会在作家的文学活动中持久不断地回响。诚如大江自己所说:我曾屡屡描述森林里的孩子的奇异经验,即或人家认为我是受森林经验的恩庇而成为小说家的,我也毫无异议。但“峡谷村庄”不仅为大江的创作提供素材来源,它还时时跃入大江虚构的世界,构成作品内在的时空。而虚构文本(test)里的“峡谷村庄”自然不限于现实中的大濑村形成某种对应,在文本内的各种语境(contest)里,它指涉着多重复杂的内容;从这样的意义说,森林-峡谷村庄无疑是解读大江作品的一把钥匙(keyword)。

“峡谷村庄”作为虚构的空间,最初出现在中篇小说《饲养》里。《饲养》是大江创作中少有的一部直接描写战争时期生活的作品,在战后日本文学的同类题材作品中也属异例的存在。“峡谷村庄”这一情境的设定,使故事发生的空间带有某种封闭自足的乌托邦色彩,山村孩子的视点,更加重了这里的牧歌气氛。尽管有战争的消息传来,甚至有敌方的飞机在空中盘旋,但对于山村孩子来说,这一切非但构不成恐惧和危险,反倒增添了新鲜的乐趣。最后,导致乌托邦解体的,既不是战争,也不是那个被俘虏的美国黑人士兵,而是村庄里大人们的支配意志与暴力行为。在小说结尾,当“我”的手指和黑人士兵的头骨一起被“我”的父亲打碎的时候,也意味山村孩子的童年乐园从此失去。“我不再是孩子了。”这是“我”获得的启示,也是小说中俘虏兵故事与山村孩子的成长故事交融起来的接点。“峡谷村庄”由此而转换为山村孩子举行成年典礼的仪式性空间。

《饲养》里关于“成熟”的启示,从某种意义可以看作是大江创作本身的隐喻。《饲养》以前,大江已经以《奇妙的工作》(1957)、《死者的奢华》(1957)等作品引起文坛注目,尤其是《死

者的奢华》，甚至成为日本纯文学界最看重的芥川文学奖的候选作品。但大江的早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确实非《饲养》莫属。这篇小说发表当年（1958）即没有争议地获得了芥川奖，从而促成大江从“学生作家”顺利地转为职业作家。就文学创作而言，大江也可以充满自信地宣告：“我不再是孩子了。”《饲养》以后，大江仍然探索“成熟”与“失乐”这一母题。《感化院的少年》（1958）和《迟到的青年》（1960）等作品里，仍然泛着童年乐园失去的忧伤，但山村青年渴望的，显然是远方都市的冒险，他们希望在那里验证自己的成熟。“峡谷村庄”的隐喻内涵发生重要变化，始自大江于1967年发表的《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这是一部规模宏大的长篇，在历史、现实、传说、民俗交织而成的繁复结构里，“峡谷村庄”首先作为人物“回归的场所”而登场。小说主人公根所蜜三郎、根所鹰四都是从山村来到现代大都市的青年，作品开端，两兄弟都正陷在彷徨无路的精神危机中。鹰四曾积极参与1960年反对签署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学生运动，运动失败后，到美国放浪度日。他渴望结束浮萍般的漂泊，寻找到心灵的归宿地；蜜三郎则始终是学生运动的旁观者，他陷入的是家庭生活困境（孩子先天白痴，妻子酒精中毒）。兄弟二人的人生观念虽然颇不相同，但在返回故乡，开拓新的生活这一点上，却获得了共识。如果说，在大江此前的作品里，“峡谷村庄”主要意味着“丧失”，那么，在《万延元年的足球队》里，“峡谷村庄”则是根所兄弟寻找自我、寻找心灵故乡的空间。大江曾说：小说主人公的家族姓氏“根所”，意思是指某一土地上的人们灵魂的根本所在。^① 作家关于家族历史与灵魂根源的解释，可以说明根所兄

^① 大江健三郎：《在北欧谈日本文学》。据作家说，这一姓氏是根据冲绳语里的一个词汇确定的。

弟的“寻找”由现实深入到历史层面的原因。鹰四通过想象重构自己的曾祖父之弟、万延元年(1860)农民起义领袖的英雄神话,明显是为自己组织村民的行为寻找历史认同的依据(identify)。而鹰四与蜜三郎的对峙,则与其曾祖父辈的兄弟冲突形成呼应。最后,鹰四也像他的祖辈一样走向了毁灭,但他的死亡却促动了蜜三郎的转变。蜜三郎终于意识到,鹰四是坚忍地承受心灵地狱的磨练、顽强探索超越心灵地狱、走向新途的人;于是,他勇敢地接回自己的白痴儿子,收养了鹰四的孩子;从鹰四的人生终点,开始了自己新的生活。“峡谷村庄”就这样成为提供“再生”可能的理想空间。

在大江的文学世界里,“森林”与“峡谷村庄”几乎是可以相互置换的意象。作家曾说,他所理想的乌托邦,就是“我的故乡那里的森林”,“森林峡谷里的村庄”。^①和“峡谷村庄”一样,“森林”在大江的作品里,常常作为人物的“再生”之地(如《同时代的游戏》,1979年),或者核时代的隐蔽所(《核时代的森林隐遁者》1968年)而出现。在“森林”的延长线上,无疑还矗立着“树”的意象。大江的作品里关于树的描述俯拾皆是,几乎达到偏爱程度。他的“雨树”系列之所以把“树”作为“死与再生”的象征,他的最后一部小说之所以仍然以树为题(《燃烧的绿树》),都不是偶然的。大江说,树是帮助他跃入想象领域的旅行器械,是他“接近圣洁的地理学意义上的故乡的媒介。”^②

应该说,如果仅仅把“森林-峡谷村庄”作为理解大江作品文本的关键符码,那是不够的。森林-峡谷村庄与大江的文学世界有着更深刻的联系,它对于大江的独特认知方式及小说方

^① 大江健三郎:《寻访乌托邦寻访故事》。

^② 大江健三郎:《作为旅行器的树木》。

法的形成,起到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大江回忆说:

“30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访问冲绳和美国,并在那里短暂停留。冲绳固有文化超越近代而直接接通古代的特质,以及其与日本本土上天皇中心纵向垂直的秩序相并行的……异文化共存结构,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以此为媒介,我得以重新发见森林里的村庄的文化结构。”^①

相对于天皇中心的主流文化的绝对性和单一封闭性,大江看到了位于边缘的森林村庄文化的多样、丰富、开放的生动形态。这一发现直接促成了《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的创作,作家说:“促使我创作这部小说的最大动机,即是我渐次意识到的与以东京为中心的日本文化非常不同的地方文化,亦即边缘文化。”^②而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大江则明确提出了“边缘—中心”对立图式,并将其作为小说的基本方法来讨论。他认为,“从边缘出发”,是小说整体地表现现代世界、把握现代危机本质的根本所在,“必须站在‘边缘性’的一边,而不能顺应‘中心指向’的思路。”^③

据该书“后记”,大江“边缘—中心”模式的提出,与阅读山口昌男的《文化与两义性》(1975),接触结构主义文化人类学理论有关。

大江所说的“中心指向”,主要是指占据社会支配位置的主流意识形态。他清醒地看到,在现实中的日本社会,即使是偏远的山村,主流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也起着支配作用。他认为,最重要的对抗手段是作家的想象力,是通过文学语言,创造出真正

① 大江健三郎:《为日美新的文化关系而写》,1992年5月。

② 大江健三郎:《在北欧谈日本文学》,1992年10月。

③ 大江健三郎:《小说的方法》,1978年,岩波书店。

立于边缘的人的模型(model),从而使人们的认知结构化,获取认识世界的新方式的可能。^①

“边缘人”当然不能简单从地理学意义上理解,大江主要是从社会-文化结构的视角为“边缘”定位。他认为,在社会-文化结构中处于劣势,被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支配的一方,基本处于边缘位置;而其中受灾致残者,更处于边缘的边缘。在主流文化支配的结构里,边缘人的声音无疑被压抑着。如果通过作家的想象和创造,使边缘人的形象凸现出来,自然为既成的稳定的社会-文化秩序引人异质因素,使人们习以为常的一切突然变得陌生,从而引发出对既成社会-文化结构的质疑与新认识。^②

从上述意义上说,《广岛札记》(1964)、《个人的体验》(1964)无疑都属于“从边缘出发”的创作。尽管大江提出“边缘”概念远在这两部作品发表之后。这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大江用“边缘-中心”图式讨论小说方法,固然不无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但同时也是他自我体认、探索思考的结晶。《广岛札记》汇集了作家六十年代初数访广岛的所见、所思,明晰显示出其“从边缘出发”的指向,是透视现代社会乃至现代文明,探索人类的未来命运。在这样的视野里,广岛原爆的受害者们的位置与意义即发生变动,他们不仅让人触目惊心般地感到近代文明的痼疾,其自身还蕴藏着治愈核时代社会疾病的力量。

《个人的体验》与《广岛札记》的题材、文类绝然不同,但作家却常常把这两部作品相提并论。这当然不仅仅因为两部作品的创作时间几乎重合,更主要的在于两者间确有许多内在的相同。原爆与畸形诞生,可以说都是人力无法抗拒的灾难,面对这样的

① 参见大江健三郎《小说的方法》“走向边缘,从边缘出发”章。

② 参见大江健三郎《小说的方法》“走向边缘,从边缘出发”章。

巨大打击,人该怎样生存?广岛原爆受难者和残疾儿的父亲鸟面临的是同样的课题。残疾儿童的出生,作为一个严酷的参照物,照射出现代人心灵的残疾,最后促成鸟走过心灵炼狱,获得精神上的新生。

《个人的体验》常被视为关于人的“再生”的故事,但关于小说结局鸟和残疾儿共获新生的处理,却不无异议。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即对这一结局提出过批评,这一事情后来甚至被大江写进另一部小说里(《写给那令人眷念的年代》)。据作家笠井洁分析,三岛的不满,主要在于大江把人物认识与行为二律背反式命题,通过鸟的突然转变,变魔术似的突然解消了。而这一命题,恰是三岛苦苦探索不得解脱的。如果确如笠井所说,那么,三岛的批评可谓击中要害,但纵观大江的全部创作,也可以看到,《个人的体验》的结局,并不是大江关于“再生”问题思考的终点。毋宁说,自《个人的体验》起,一直到目前正在写作中的最后一部长篇,大江都在苦苦探寻人类“拯救”“再生”的途径。在“雨树”和《新人呵,醒来吧》(由《天真之歌,经验之歌》等构成)两个系列作品里,清晰留下了大江探寻的轨迹。不过,《个人的体验》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本被普遍接受,被新闻媒体广泛传播,而大江后来的探索则很少被一般读者注意,确是不必讳言的事实。书有书的命运,这也是无可奈何的吧。

大江是一位方法意识极强的作家。他不仅认真研读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以至巴赫金的文学理论,而且,自己还专门写作了《小说的方法》等理论著作。但是,大江并不沿着内容/形式的思路去考虑文学的方法问题,他所说的“方法”,并不限于形式、技巧层面,而是贯注着米兰·昆德拉所说的“小说精神”,与“小说精神”融为一体、互为表里。作为小说方法的“边缘意识”,

既与大江的小说构成方式密切相关,又体现了他认知世界的方式,甚至凝结着他的人格追求。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大江一时成为世人瞩目的人物,成为新闻报道的中心,日本政府也按惯例拟议授予他文化勋章。但大江表示拒绝。他说:那勋章对我来说,会像寅次郎穿上礼服一样不般配。^①寅次郎是一部系列电影里一个幽默风趣的小人物形象。大江提到他,表明了自己的平民情趣和立场,也体现了他一贯坚持的“边缘意识”。他拒绝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同化,“走向边缘”;当然,是为了“从边缘出发”。

王中忱

^① 参见大江健三郎在“大江光的音乐”演奏会上的讲演。《朝日新闻》1994年10月16日。

目 录

- 译序····· (1)
- 个人的体验····· (1)
- 人的性世界····· (191)
- 我在暧昧的日本(诺贝尔文学颁奖典礼讲演词) ··· 大江健三郎(263)

个人的体验

1

鸟俯视着野鹿般昂然而优雅地摆在陈列架上的精美的非洲地图，很有克制地发出轻微的叹息。书店店员们从制服外衣里探出来的脖颈和手腕，星星点点凸起了鸡皮疙瘩。对于鸟的叹息，她们没有给予特别注意。暮色已深，初夏的暑热，犹如一个死去的巨人的体温，从覆盖地表的大气里全然脱落。人们都在幽暗的潜意识里摸摸索索地追寻白天残存在皮肤上的温暖记忆，最终只能无奈地吐出含混暖昧的叹息。六月，午后六时半，街市上已经没有流汗的行人；但鸟的妻子，可能正裸着身子躺在橡胶台布上，像一只被击落的野鸡，眼皮硬硬地阖着，身体所有的毛孔都不停地沁出数量惊人的汗珠，同时发出痛苦、不安而又含着期待的呻吟。

鸟瑟瑟战栗，凝神注视着地图的细部。环绕着非洲的海宛

如冬日黎明时分的晴空，那天蓝色令人感动不已。经度和纬度，也没有用规尺刻画的机械线条表示，粗粗的笔道，使人感觉到画家个人内心的不安与从容。笔道都呈浅淡的黑色。非洲大陆很像是一位低眉垂首的男人的头盖骨。这位头颅巨大的男人，忧伤地俯望活动着考拉、鸭嘴兽、袋鼠的澳大利亚大地。地图下角那幅显示人口分布的微缩非洲图，颇似刚刚开始腐烂的人头；另一幅表示交通关系的微缩非洲，则是一个剥掉皮肤、露出了全部毛细血管的受伤的头颅。而这一切，都唤起一种血淋淋的暴死于非命的印象。

“从架上拿下来给您看看吧。”

“不，我要的不是这个。我想要米雪兰公司的西亚地图和中亚、南亚地图。”鸟说。

店员弯着腰，忙乱地在摆满了各种各样米雪兰公司汽车旅行用图的书架上寻找。鸟以一个非洲通的口吻说：“顺序编号是182和155。”

他刚才叹息着凝视的是一部世界全图里的一页。这部世界全图，皮面精装，沉甸甸，像一件装饰品。几周以前，他已经询问过这部豪华精装本的价格，大体相当于他这个预备学校教员五个月的工资。如果加上当临时翻译的所得，鸟用三个月的收入，似乎是可以买得起的。但是鸟必须养活自己和妻子，还有那个将要成为真实的存在的东西。他是一家之主。

书店店员选出两种红色封面的地图，放在陈列架上。她的手掌小而且脏，手指像缠绕在灌木丛里的变色蜥蜴的四肢一样粗鄙。鸟的目光停留在女店员手指触及的地图标签，标签上一个青蛙似的橡皮人推着（米雪兰出产的）橡胶轮胎奔跑，鸟感到自己买了件毫无价值的东西，但这是非常重要的实用地图。鸟

现在并不打算买那部摆在陈列架中央的华贵的地图，但却留恋不舍地问：

“那部世界全图，为什么总是翻到非洲这页呢？”

书店店员不由得警惕起来，默然不语。

为什么总是翻到非洲这页呢？鸟开始自问自答。可能是书店店主认为这本书里非洲这一页最美吧。然而，像非洲这样变幻缭乱的大陆，它的地图陈旧过时得也快；而陈旧又由这里侵蚀蔓延到世界全图整体。因此，大概可以说，展开非洲这一页，是为了明显显示这部世界全图的古旧吧。那么，如果说到政治关系固定而又决不会陈旧的大陆图，应该选择哪里呢？美洲大陆，还是北美大陆？鸟中途结束了自己的自问自答，买下那两份红色封面的非洲地图，然后，低头穿过肥胖的裸妇铜像和巨大的盆栽花木夹峙的通道，走下楼阶。铜像的下腹部，沾满那些欲望无法满足的家伙们的手掌油垢，像狗的鼻子似的闪着湿润的光。学生时代，鸟也是向那里染指的家伙，但现在，他连直视铜像的勇气都没有。他曾经在医院里窥视到，在自己妻子赤裸的躯体旁，医生和护士们袖口挽到肘部，一个个用消毒液喇喇地洗着手臂。那医生的手臂上，长满了浓密的毛。

通过一层嘈杂的杂志贩卖处，鸟把包着地图的纸包插入西装外面的口袋里，很小心地用手腕按住。这是鸟第一次买的实用非洲地图。可是，我实实在在地踏上非洲大地，戴着太阳镜仰望非洲长空的日子真的会来吗？鸟惶惑不安地思索着。此刻这一瞬间，难道不可说，我向非洲出发的可能正在决定性地丧失吗？难道不可说，我现在正无可奈何地与自己青春时代唯一的最后一个充满激动、紧张的机会告别吗？倘若果真如此，那也……但这已经是无可避免的了。

鸟愤然而粗暴地推开外文书店的门，走到初夏暮色里的柏油路上，空气污浊，光线暗淡，柏油路仿佛被雾锁住。在排列着硬壳精装外文新书的装饰橱窗里修理荧光灯的电工，耸身跳到鸟的面前，鸟惊恐地向后退了一步。于是，他看到了宽大而暗淡的玻璃窗里映现出来的自己，看到了正以短跑运动员的速度衰老下去的自己。鸟，他二十七岁零四个月。他被人们叫作“鸟”，是十五岁时的事。从那以后，他一直是鸟；现在，在装饰橱窗玻璃暗黑如墨的湖水里死尸般漂浮的他，也仍然形状如鸟。鸟矮小瘦削。他的朋友们，大学毕业就职以后，大都开始发胖；即使有几个就职后仍然保持瘦体型的，一结婚也便发福。只有鸟，虽然腹部略有些凸起，但基本羸瘦如故。他走起路来总是耸肩前屈，站立的时候也持同样姿势。这是运动型的瘦削老人的感觉。他耸起的双肩像收敛的鸟翼，他的容貌也让人联想到鸟：光滑无皱的淡褐色鼻梁，像鸟喙一样强有力地弯曲着；眼睛溢满胶液般迟钝的光，几乎没有表情流露，但偶尔却会惊讶地猛然睁开。嘴唇总是紧绷着，薄而且硬，从脸颊到下颚则尖尖的。红褐色头发像燃起的火焰，挺挺地直指天空。鸟十五岁就是这副模样，长到二十岁，仍然如此。他这副鸟样子会延续多久呢？他是那种从十五岁到六十岁都容颜不变、身姿不改的人吗？倘若如此，那么，现在鸟从装饰橱窗玻璃看到的，就是凝缩了整个生涯的自己。鸟切切实实地觉到一种令人作呕的厌恶感袭来，不禁打了个冷战。他感觉自己获得了一个启示：疲惫老朽、备受子女拖累的鸟呵……

这时，一位让人觉得有些味道蹊跷的女子，涉过玻璃窗深处昏暗的湖水，向鸟的身旁逼近。这是一位肩幅宽阔的女人，在玻璃窗里她的脸部从鸟的头顶映出，个头有这么高。鸟感到身后

有怪物袭来,他不由得摆开架势,同时回头张望。女人在鸟的近前停住,以一种调查研究似的严肃表情,屡次三番地打量着鸟;神情紧张的鸟也回望这女人。一瞬间,鸟发现,女人眼里流动的是无动于衷的忧伤。女人并不清楚鸟究竟属于何种性质的人,并且不管怎么说,在尚未寻觅到两者之间利害关系的纽带的当儿,女人已无意中发现,鸟不是与那纽带相称的对象。这时,鸟也看出了女人被浓密卷曲茂密的头发包裹的、犹如受胎告知图里的天使似的脸部,颇有些异常;特别是看到他的上嘴唇上残留的几根硬髭,穿过惊人浓厚的胭脂,脱颖而出,鸟浑身陡地一震。

“啊!”高大女人忍耐不住自己轻率的失败,用豁达的年轻男子的声音打招呼。那感觉不坏。

“啊!”鸟急忙微笑,用多少有些嘶哑的声音大声地回应。男娼的高跟鞋来了个原地半回转,鸟目送他心情舒畅地转踵远去,然后,自己踏上相反的方向。鸟穿过狭窄的小巷,小心翼翼地越过电车穿行的柏油路。鸟时时激烈痉挛般神经过敏式的谨慎,让人想起胆怯的小鸟。“鸟”这个绰号对他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鸟想,刚才那家伙,看到我顾影自怜,又像在等待着谁,一准把我当作性倒错者了。这是有损我名誉的误解!但看到转首回顾的他,男娼立刻意识到自己看错了人,这便是为他恢复了名誉。因此,现在鸟只是不无快乐地体味一种滑稽感。“啊”的一声,不正是那一时候最合适的招呼么?那家伙肯定是个相当有理性的人。鸟突然对那个扮成女人的年轻男子生发出了一种友情。今天晚上,这个年轻人能够顺利地发现性倒错者,并勾引成功吗?也许我应该鼓起勇气跟着他去吧?如果我跟那男娼走到一个莫名其妙的奇怪角落会怎么样呢?鸟这样想象着:横过柏

油马路,走进一条小酒店快餐店鳞次栉比的繁华街。大概我会和他像兄弟一样赤裸地躺在一起,亲切地交谈吧?我之所以也要赤身裸体,是为了把他从憋闷的情绪里救出来。要提起妻子正临产的事吧?还有,也要说说我很早以前就计划的非洲之行,以及旅行后出版一册冒险记“非洲的天空”这一梦想的梦想吧?随后,也许还该和他聊聊,一旦妻子生产,我被关闭到家庭的牢笼里(事实上自结婚以来,我就置身在牢笼里了,但笼盖还开着。不过,生下来的孩子将把笼盖严丝合缝地盖上),我独自一人的非洲之旅就彻底告吹。那个男子肯定会细心收拾那些威胁我健康的神经病的种子,给予充分理解。为什么如此深信不疑?我想,这位努力忠实表现自己扭曲的心灵、以至于女装打扮上街寻找性倒错同伴的青年是属于这样的一类:对于深深植根于无意识底层的不安与恐怖感,他肯定具有感应敏锐的眼睛、耳朵和心灵。

明天一早,也许那家伙和我会一边听着广播新闻,一边相互映对着剃胡须,共用一个肥皂膏瓶。那家伙虽然年纪尚轻,胡须似乎倒很浓密。想到这里,鸟切断了自己一味凭空幻想的锁链,微微笑了起来,即使和那家伙一起过夜不大可能,总该喊他一起喝一杯吧。一条轩檐整洁小酒店密布的街道上,鸟挤在杂乱的人群里;几个醉汉也在人群里挤着。鸟觉得喉咙很干,即使独自一人,也想喝一杯。他灵活敏捷地转动瘦长的脖子,在街道两侧的酒店里物色目标。然而事实上,鸟哪一家酒店也不想进。如果他满身酒气走到妻子和新生婴儿身旁,他的岳母会做出怎样反应?不仅是岳母,包括岳父在内,鸟不想让他们再一次看到自己沉湎酒里的模样。已经退休了的岳父,曾是鸟毕业的那所公立大学英文学科的主任教授,现在在一家私立大学担任讲座课

程。鸟年纪轻轻就获得预备学校英语教师的职位,与其说是自己运气好,不如说是岳父的恩赐。鸟对岳父既敬又畏。他是鸟面前一个巨大的存在,鸟不想使他再度失望。

鸟是二十五岁那年五月结的婚,那年夏天,整整四周时间,他连续不断地嗜饮威士忌。突然间,他漂流在酒精的海洋里;他是烂醉如泥的鲁宾逊。鸟放弃了一个研究生全部应尽的义务,打工、学习等等统统置之脑后。夜晚自不必说,甚至大白天里,也蹲在与厨房连在一起的昏暗卧室里,一边听录音机,一边嗜饮不止。而今回首往事,鸟觉得自己当时除了听音乐,便沉醉不醒,几乎形同死人。四周以后,他从持续了七百个小时的苦涩的酒醉里苏醒,看到了一个战后都市废墟般荒芜、凄惨地醒来的自己。作为略有一丝复活希望的精神无力自理者,鸟需要重新开拓心灵的旷野,这自不待言,他还必须重新开拓外部环境的旷野。

鸟向研究生院递交了退学申请,又请岳父帮助谋到补习学校教师的席位。两年以后的今天,鸟正面临着妻子的出产。如果鸟再一次被酒精污染了血液,然后出现在妻子的病室,岳母一定会领着女儿和外孙发狂似的死命奔逃。

鸟自己也很警惕隐约残存在内心并且颇为根深蒂固的酒精诱惑。自从那整整四周的威士忌地狱以后,他回头追问过,为什么自己会连续沉醉七百个小时呢?但最终也没有探究出确实可信的理由。正因为自己没有弄明白当时身陷威士忌深渊的原因,所以,不意间重返旧地的危险便时时存在。鸟在未能理解那周围的意义的时候,从那凄惨的周围里获得的防御性的护身手段,就不能真正成为自己的本领。

在鸟日常耽读的与非洲有关的书籍里,一册探险史上,曾有